

永樂大典

卷二千七百四十  
二

永樂大典卷之二千七百四十二

八仄

崔

趙元楷妻崔氏

隋書列傳趙元楷妻者清河崔氏之女也父儼在文學傳家有素範子女皆遵禮度

元楷父為僕射家富於財重其門望厚禮以聘之元楷甚敬崔氏雖在宴私不妄言笑進止容服動合禮儀化及之反也元楷隨至河北將歸長安至滄口遇盜攻掠元楷僅以身免崔氏為賊所拘賊請以為妻崔氏謂賊曰我士大夫女為僕射子妻今日破亡自可即死遣為賊婦終必不能輩盜毀裂其衣形體悉露縛於床養之上將凌之崔氏懼為所辱詐之曰今日已屈當聽處分不敢相違請解縛城還擇之崔因著衣取賊佩刀倚樹而立曰欲殺我任加刀鋸若覓死可未相逼賊大怒亂射殺之元楷後得殺妻者支解之以祭崔氏之柩史臣曰夫稱婦人之德皆以柔順為先斯乃舉其中庸未臻其極者也至於明識遠圖貞心峻節志不可奪唯義所在考之圖文亦何世而無哉蘭陵主質邁寒松南陽主心瑜匪石沈媪孝女之忠壯崔馮二母之誠懇足使義勇越其志烈蘭王謝其貞芳襄城華陽之妃裴倫元楷之婦時遭艱阻事奉甘心同穴顯沛靡它志勵冰霜言踰皎日雖詩詠共妻之自誓傳述伯姬之守死其行復何以加焉

房愛親妻崔氏

北史清河房愛親妻崔氏者同郡崔元孫之女也性嚴明有高節歷覽書傳多所聞

知親敬子景伯素久經義學行脩明並當世名士景伯為清河太守母有妖獄常先請馮且丘人列子不孝史欲案之景伯為之悲傷入白其母母曰吾聞聞名不如見面小人未見禮教何足責哉但呼其母來吾與之同居具子置汝左右今具見汝事吾或應自改景伯遂召其母崔氏處之於榻與之共食景伯為之溫淨其子侍立堂下未及旬日悔過求還崔氏曰此雖頑慙未知心愧且可置之凡經二十餘日其子叩頭流血其母涕泣乞還然後聽之終以孝聞其識度勳物如此竟以壽終

鄭善果母崔氏

北史鄭善果母崔氏者清河人也年十三適榮陽鄭誠生善果周末討尉遲迥力戰

永樂大典卷二千七百四十二

一

死于陣母年少而寡父彥睦欲奪其志母抱善果曰婦人無再男子之義  
且鄭君雖死幸有此兒棄兒而不慈背死夫而無禮寧當割耳剪髮以明  
素心遂禮滅慈非敢聞命善果以父死王事年數歲拜使持節大將軍襲  
爵開封縣公開皇初進封武德郡公年十四授沂州刺史轉景州刺史尋  
為魯郡太守母性賢明有節操博涉書史通曉政事每善果出聽事母輒  
坐胡床於郭後察之聞其判斷合理歸則大悅即賜之坐相對談笑若行  
事不允或妄嗔怒母乃還堂家袂而泣泣日不食善果伏於床前不敢起  
母方起謂之曰吾非怒汝乃愧汝家耳吾為汝婦獲奉凝掃知汝先君忠  
勤之士也守官清恪未嘗懈松以身殉國繼之以死吾亦望汝副其此心  
汝既年小而孤吾寡婦耳有慈無威使汝不知禮訓何可負荷忠臣之業  
乎汝自重于襲茅土汝今位過方岳宜汝身致之耶不思此事而妄加嗔  
怒心緣驕棄墮於公政內則墮爾家風或大已官爵外則虧天下法以取  
罪戾吾死日何面目見汝先人於地下乎母恒自紡績每自夜分而寢善  
果曰兒封侯開國位居三品秩俸丰足母何自勤如此答曰吁汝年既長  
吾謂汝知天下理今聞此言公事何由濟乎今秩俸乃天子報汝先人殉  
命也當散贍六姻為先君之惠妻子奈何獨擅其利以貴乎又絲絮紡績

永樂大典卷二十七百四三

二

婦人之務上自王后下及大夫士妻各有其制若墮業者是為驕逸吾雖  
不知禮其可自欺乎自初寡不御脂粉常服大練性又節儉非祭祀賓客  
之事酒肉不妄陳其前靜室端居未嘗輒出門閭內外姻戚有吉凶事但  
厚加贈遺皆不詣其門非自手作及庄園祿賜所得雖親族禮遺悉不許  
入門善果歷任州郡內自出饌於衙中食之公廨所供皆不許受悉用備  
理公宇及分僚佐善果亦由此克已號為清吏煬帝遣御史大夫張衡勞  
之考為天下最徵授光祿卿具母卒後善果  
為大理卿漸縣志公清平允遂不知時昔焉

### 王澄妻崔氏

唐權載之集博陵縣君崔氏祔墓墓銘 夫人  
姓崔氏博陵安平人皇鳳閣侍郎平章事博陵

郡王玄暉之曾孫禮部侍郎璩之孫侍御史賁之息女洋州刺史琅邪王  
君澄之嘉耦崔氏自漢齊北長春代為文宗王氏自晉雖陵郎丘繼生元  
臣二族之茂范蔚宗沈休文推本言之夫重以母后中宗之際石泉博陵  
二先正有經綸命代之材推戴格天之業延權濟美為祥為祉為君子為  
士女合姓好述與他族不伴夫人未并累夫情怡旁於第九血泣哀事奉  
二尊業惟門闕道遠自鍾陵抵洛邑表敬典禮三者無違神佑純孝為宗

姻所款。某年從父元縱盛選郡才。故王君納采焉。王君以才器政事。連辟公府。歷御史司直。為河南紀綱。採改陽翟令。入為尚書。七田郎出刺洋州。柔嘉左右叶英休德。初洋州同氣八人。名位埒於當時。家婦介婦必華宗。叔結夫人贊宗事。供先祀。鼓瑟誦詩。安操嫺雅。奉上以誠。羣居用和。外言內言。不越於閭。朝服祭服。必成於手。洋州捐館二十年。而夫人後於櫟陽。之別墅時。貞元十九年秋七月。某甲子。蓋年五十一。初洋州娶榮陽鄭氏。生子曰燧。而天。夫人以繼室。生子三人。曰地。曰遠。曰邁。母儀養皆為良士。造仕至藍田尉。迺修詞與計偕。遠邁咸以門資。分左環列。表號周。能。泣問龜策。以二十年冬十月。某甲子。刺于洋州之葛村。先是洋州。猶于興平尉。源長炎夫人之理。命曰。吾與爾二門。積德奕代。銘表必咨時文。先舅之碑。吏部郎趙郡李公實為之。先君之誌。從翁大傳。文貞公實為之。且以德與於夫人。有通世之舊。根求論。誦。泣狀遺。誌。實而不華。是用米糶。以銘內則。銘曰。安平臨沂。右族蕃滋。仁賢是儀。好合諧。乃封故地。象服斯貴。諒無攸遂。亦勸以義。婦順彰聞。母儀可尊。肅肅閨門。四男晨昏。于嗟鳳樹。卷閉泉路。魯人之祔。皇辟之墓。鏤茲淑聲。永識冥冥。

永樂大典卷二千七百四十二

三

薛巽妻崔氏

唐柳宗元集。州貞外司戶薛君妻崔氏墓誌。唐永州刺史博陵崔簡女諱媛。嫁為朗州貞

外司戶河東薛巽妻。三歲知讓。五歲知戒。七歲能女事。善筆札。讀書通古今。其暇則鳴絃。桐。誦詩。賦。以為娛。始簡以大雅清秀。重於當時。其後病。惑得罪。被驪州。諸女遂垢涕。號。抑氏出也。以叔舅命。于序日。謂婦於薛。惟恭柔專勤。以為婦妻。思其故。他祖子。維已子。遠次莫能辨。無忤忘之行。故之。故切。苦也。無犯逆之氣。過。昔。行。逆也。一畝之宅。言笑不聞于鄰。元和十二年五月二十八日。既乳。在也。病。肝氣逆。肺。牽拘左腋。正醫不能已。暮月之。日。潔服。飭容而終。終一本作薛年若干。某月日。遷柩于洛。某月日。柩于墓。在北。印山。南。洛水。東。其始作河北軍食。有勞。未及錄。會其長。以罪聞。因從。其。史。大。赦。方。北。遷。而。其。室。已。禍。其。之。父。曰。大。理。司。直。仲。卿。祖。曰。太。子。右。贊。善。大。夫。環。曾。祖。曰。平。舒。令。煜。高。祖。曰。工。部。尚。書。真。藏。簡。之。父。曰。大。理。司。直。暉。祖。曰。某。官。親。唐。興。中。書。令。仁。師。議。刑。不。辜。其。二。世。大。父。也。巽。之。他。姬。子。丈夫子曰老。女子曰張。妻之子女。子曰陀羅尼。丈夫子曰某。實後子。銘曰。巽。巽。仁。師。在。仁。師。惟。仁。之。碩。一。言。刑。鞋。綿。載。二。百。其。慶。中。缺。曾。玄。不。績。簡。之。溫。文。年。保。以。易。七。男。三。女。八。我。之。出。仍。禍。六。檢。數。存。如。汶。正。福。而。災。



周木忽妻崔氏

元文列女傳崔氏周木忽妻也丁亥歲從木忽官平陽金將來攻城克之下今官屬

妻子敢匿者死持木忽以使事在上董崔氏急即抱幼子頑以說計自言於將持信之使平史書其辭出之崔氏曰婦人臂使人執而書非禮也以全始史使書之紙史曰吾知汝誠賢婦然今不敢違命崔自掩袖史懸筆而書馬既出而書其詐者將怒命遣之崔與頑伏土窖三日得免既與木忽會木忽以病亡崔年二十九即大幽掘前誓不更嫁行去麗飾故散婢僕躬自紡績有權貴使人諷求娶輒自爬毀其面不欲生四十年未嘗妄言笑預吉會治家教子有法人比古烈婦云

崔鷲鷲

元讀長慶集崔鷲鷲傳唐貞元中有張主者性温茂美風容內秉堅孤非禮不可入或朋從遊宴稔雜其間他人

皆凶凶拳拳若將不及張主家順而已終不能亂以是年二十三未嘗近女色知者詰之謝而言曰登送子非好色者是有淫行余真好色者而適不我值何以言之大凡物之尤者未嘗不留連於心是知其非忘情者也詰者識之無幾何張生遊於蒲蒲之東十餘里有僧舍曰普救寺張生寓

永樂大典卷二十七百四二

五

馬適有崔氏孀婦將歸長安路出於蒲亦止茲寺崔氏婦鄭女也張出於鄭諸其親乃異派之從女是歲潭城克於蒲有中人丁丈雅不善於軍軍人因喪而擾大掠蒲人崔氏之家財產甚厚多奴僕株蒿惶駭不知所託先是張與蒲將之黨有善請吏護之遂不及於難十餘日廉使杜確將天子命以就成節今於軍軍由是貳鄭厚張之德甚因師饌以命張中堂坐之僕謂張曰媿之孤妾未忘提攜幼雅不辜屬師徒大潰實不保其身弱子幼女猶君之生也豈可此常恩哉今僕以仁兄禮奉見冀所以報恩也命其子曰歡郎可十餘歲容甚温美次命女出拜爾先爾兄活爾久之辭疾鄭怒曰張先保爾之命不然爾且庸夫能使遠嫌乎久之乃生常服眸容不加新飾垂髮黛換雙臉斷紅而已顏色艷異光輝動人張鷲為之禮因坐鄭傍以鄭之抑而見也故將志絕若不勝於體問其年紀鄭曰今天子甲子歲之七月於今貞元庚辰生十七年矣張生稍以詞導之不對終席而罷張自是惑之願效其情無由得也崔之婢曰紅娘生私為之禮者數四乘間遂道其衷婢果驚沮潰然而奔張主悔之翌日婢復至張生乃羞而謝之不復云所求夫婢周謂張曰郎之言所不敢言亦不敢泄然而崔之族姻君所詳也何不因其德而求娶焉張曰予始自孩提性不苟合

或時就綺閣。履曹莫流盼。不為當年終。有所蔽。昨日一席間。幾不自持。數日未行。志止。食志飽。恐不能迨。旦暮若因媒氏而娶。納米問名。則三數月間。索我於枯魚之肆矣。爾其謂我何。婢曰。崔之貞順自保。雖所尊不可以非語犯之。下人之謀。固難入矣。然而善屬文。往往沈吟章句。怨慕者久之。君試為喻情詩以亂之。不然。則無由也。張大喜。立綴春詞二首以投之。是夕。紅娘復至。持綵牋以投張曰。崔所命也。題其篇曰。明月三五夜。其詞曰。待月西廂下。迎風戶半開。拂墻花樹動。疑是玉人來。張亦做喻。其首是夕。歲二月。旬有四日矣。崔之東有杏花一樹。攀援可踰。既望之夕。張因梯其樹而踰焉。違其西廂。則戶半開矣。紅娘寢於床上。因驚之。紅娘駭曰。郎何以至此。張因結之曰。崔氏之腹。召我矣。爾為我告之。無幾。紅娘復來。連曰。至矣。至矣。張主且喜且駭。必謂復濟及女至。則端服嚴容。大數張曰。光之恩活我之家。辱矣。是以慈母以弱子。幼女見託。奈何因不令之婢。致淫逸之詞。始以護人之亂為義。而終掠亂以求之。是以亂易亂。其去幾何。誠欲獲其詞。則併人之姦不義。明之於母。則背人之忠不祥。將寄於婢僕。人懼不得發其真誠。是用託短章。願自陳啓。猶懼光之見難。是用鄙靡之詞。以求其必至。非禮之動。能不愧心。持願以禮。自持無及於亂言。畢翻然而逝。張

自失者久之。復踰而出。於是絕望數夕。張君臨軒獨寢。忽有人覺之。驚歎而起。則紅娘歛衾携枕而至。撫張曰。至矣。至矣。睡何為哉。並枕同衾而去。張生拭目危坐久之。猶疑夢寐。寐然而修謹以俟。俄而紅娘扶崔氏而至。至則嬌羞融冶。力不能運支體。曩時端莊不復同矣。是夕。旬有八日矣。斜月晶熒。幽輝半床。張生飄飄然且疑神仙之仗。不謂從人間至矣。有頃。寺鐘鳴。天將曉。紅娘從去。崔氏嬌啼宛轉。紅娘又捧之而去。終夕無一言。張生辨色而興。自疑曰。豈其夢邪。及明。視妝在臂。香在衣。淚光熒熒然。猶瑩於茵席而已。是後。又十餘日。杳不復知。張生賦會真詩三十韻。未畢。而紅娘適至。因投之以貽。崔氏自是。優容之。朝隱而出。暮隱而入。同安於裏。所謂無何。張生將之長安。先以情諭之。崔氏死無難詞。然而愁怨之容。動人矣。將行之。再夕。不復可見。而張生遂西。下數月。復遊於蒲。會於崔氏者。又累月。崔氏甚工刀札。善屬文。求索再三。終不可見。往往張生自以文挑之。亦不甚觀覽。大畧崔之出人者。藝必窮極。而貌若不知。言則欲辯。而寡於酬對。付張之意。甚厚。然未嘗以詞繼之。情愁艷幽遠。怕若不識。喜慍之家。亦罕形見。異時。獨夜操琴。愁弄悽惻。張竊聽之。求之。則終不復鼓矣。以是愈

永樂大典

卷二七四二

惑之。依生俄以文調及期又當而去當去之夕不復自言其情。楚歎於崔氏之側。崔已除。知將訣矣。恭親怡聲。徐謂依曰。始亂之終棄之。固其宜矣。愚不敢恨也。君亂之。君終之。君之患也。則沒身之誓。其有終矣。又何必感深於此。行然而君既不惜。無以奉。寧君嘗謂我善鼓琴。斷時羞。願所不能。及今且往矣。既君此誠。固命。亦琴鼓。竟棄羽衣。序不數聲。來音。怨亂不復。知其是曲也。左右皆歎。欲崔亦遺止之。後琴泣下。流連。越婦。鄭所遂不復至。明旦而依行。明年文戰不勝。遂止於京。因始書於崔。以廣其意。崔氏賦報之詞。粗載於此。曰。珠簾未闌。撫愛過深。死女之情。悲喜交集。兼惠花勝。一合口。脂五寸。致權首。青唇之飾。雖荷珠恩。誰復為容。睹物增懷。但積悲歎。耳伏承。使於京中。就業進脩之道。固在使安。但恨僻陋之人。永以遊棄。命也如此。知復何言。自去秋已來。常思忽有。如所失於。誼。詳之下。或勉為語。笑。開宵自。廢。無不淚。零。乃。至。步。海。之。門。亦多。致。感。咽。離。憂。之。思。綢。繆。楚。楚。暫。若。尋。常。幽。會。未。終。驚。魂。已。斷。雖。半。余。如。暖。而。思。之。甚。遠。一。昨。拜。辭。條。通。萬。歲。長。安。行。樂。之。地。觸。緒。牽。情。何。事。不。忘。幽。微。奉。念。無。歎。郵。薄。之。志。無。以。奉。酬。至於終始之盟。則固不在郵昔中表相因。或司宴度。婢僕見誘。遂至私誠。死女之心。不能自固。君子有獲琴之批。鄙人無投投之拒。及薦

永樂大典卷二七四二

七

寢席。我盛意深。愚幼之情。永謂終托。豈期既見君子。而不能定情。致有自獻之羞。不復明侍中情。沒身永恨。含歎何言。僕仁人用心。俯遂幽芳。雖死之日。猶生之年。如或達士。畧情捨小。從大。以先配為。醜。行。謂要盟之可欺。則當骨化形銷。丹誠不泯。因風委露。猶託清塵。存歿之誠。言盡於此。臨紙嗚咽。情不能申。千萬珍重。珍重千萬。玉環一枚。是兒嬰年所弄。寄充君子下體。所佩玉取其堅潔不渝。環取其終始不絕。兼亂絲一絢。文竹茶碾子一枚。此數物不足見珍。意者欲君子如玉之貞。弊志如環不解。淚痕在竹。愁緒繫絲。因物達誠。永以為好。耳心通身。遊拜會無期。幽憤所鍾。千里神合。千萬珍重。春風多厲。強飯為嘉。慎言自保。無以郵為深念。張生示其書於所知。由是時人多聞之。所善楊巨源好屬詞。因為賦崔娘詩。一紀云。清潤潘郎玉不如。中庭蕙草雪銷初。風流才子多春思。腸斷蕭娘一紙書。潤元預亦續生會真詩三十韻。曰。破月透簾櫳。螢光度碧空。送天初際。樹依樹漸。葱龍吹過。庭竹驚歌。拂井桐。羅綺垂薄霧。露環珮。輕風絳節。隨金母雲心捧玉童。更深人悄悄。晨會雨蒙蒙。珠瑩光文。復花明。隱繡。羅。瑤。鏡。行。珠。鳳。羅。帳。掩。丹。虹。言。自。瑤。華。浦。將。朝。碧。帝。宮。因。遊。里。城。北。偶。向。宋。家。東。戲。調。初。微。拒。柔。情。已。暗。通。低。鬟。蟬。影。動。迴。步。玉。塵。蒙。轉。面。流。雲。髻。登。牀。讓。綺。



叢鴛鴦交頸舞翡翠合歡龍眉黛羞偏紫唇朱暖史融氣清蘭葉疏膚潤  
 玉肌豐無力備移腕多嬌愛秋射汗光珠點點髮亂綠葱蔥方喜十年會  
 俄聞五夜寢留連時有恨雙雙意難終慢聽合德送芳詞誓素乘增傑明  
 運合留結未心同啼粉流清鏡殘釵遠暗蟲華光猶冉冉旭日漸曛曛  
 乘暹歸洛吹簫亦上高木香猶染扇枕賦尚殘紅幕幕臨塘草飄飄思清  
 在樓中張之友聞之者莫不嗟異之然而張亦志絕矣填持與張厚因微  
 其詞張曰大凡天之所命尤物也不歎其身必歎於人使在氏子遇合富  
 貴乘龍嬌隆不為雲為雨則為蛟為螭吾不知其所變化矣昔殷之辛周  
 之幽據百萬之國其勢甚厚然而一女子敗之貴其天屠其身至今為天  
 下慘矣余之德不足以勝妖孽是用忍情於時坐者皆為深歎後歲餘崔  
 已委身於人張亦有所娶適經其所乃因其夫言崔求以外先見夫語  
 之而崔終不為出張恚念之誠動於顏色崔知之皆賦一章詞曰自從銷  
 瘦減容光萬轉千迴懶下牀不為傍人羞不起而郎憔悴却羞郎竟不之  
 見後數日張生將行又賦一章以謝絕之棄直今何道當時且自視還將  
 舊來意情取眼前人自是絕不復知矣時人多許張為善補過者矣余常

永樂大典卷二十七百四十二

八

於朋會之中任性及此意者夫使知者不為為之者惑貞元歲九月執事  
 李公無宿於余靖安里第語及於是公垂卓然稱異遂為鴛鴦歌以傳之  
 崔氏小名鴛鴦公垂以命篇侯鯖錄王性之作傳奇辨正云嘗讀蘇翰林  
 贈張子詩云詩人老去鴛鴦在王性謂此王性所撰也僕按元微之所作  
 傳奇鴛鴦事在貞元十六年春又言明年生文戰不利乃在十七年而唐  
 登科記張籍以正元十五年高郢下登科既先二年決非張籍明矣每觀  
 斯文撫卷歎息未知張生果為何人意其非微之一等人不可當也會清  
 源莊李裕為僕言友人楊阜公嘗得微之作映母鄭氏墓銘云其既喪夫  
 遭軍亂微之為保護其家備至則所謂傳奇者蓋微之自執持假他姓以  
 避就耳僕退而考微之長慶集不見所謂鄭氏誌又宣子家所收宋金或  
 別有他本爾然細味微之所序及考于他書則與李裕所說皆合蓋昔人  
 事有悖於義者多託之鬼神夢寐或假之他人或云見他書後世猶可考  
 也微之心不自抑既出之翰墨姑易其姓氏耳不然為人執事安能委曲  
 詳盡如此按樂天作微之墓誌以大和五年堯年五十三即當以大和十  
 四年己未生至正元庚辰止二十二歲矣傳奇言生年二十二不知其已  
 又退之作微之妻韋叢誌又作塔韋氏時微之始以選為校書郎傳奇謂



後藏錄亦有其所安者也。止九十八年微之始中言判後羊俊校書郎年  
二十四天又微之作陸氏神誌云于外祖睦州刺史鄭濟樂天作微之母鄭  
夫人誌亦言鄭濟女而唐崔氏譜承澤射鵬亦娶鄭濟女。則鶯鶯者乃崔  
鵬之女於微之為中表傳亦所謂鄭氏為其冰之從母者也。非特此而已  
僕家有微之作元氏古艷詩百餘篇中有春詞二首皆隱鶯字傳亦言土  
上微春詞二首以微之不言詩之者則此意及自有鶯鶯詩離思詩雜憶  
詩與傳奇所載。補一家說也。又有古决絕詞。夢游春詩前秋所遇。後言捨  
之以義。風秋娶韋氏之年與此無少異者。夢游仙詩云當年二紀初。五  
三。且及年門止。今歲土人多。惟松。二紀初。謂二十四歲之其詩中多言雙  
意。謂雙雙鶯字為雙人也。併書於後。使覽之者可考焉。又意古艷詩多微  
之專用鶯鶯而作無疑。又微之百韻詩奇樂天云。山岫當塔。草場花。拈面  
杖。鶯鶯愛嬌。小燕其說。遠。注。去。昔。子。秋。詩。云。鳥。見。蟠。頭。併。而。花。時。世。樂  
人知此事。又云。幼年與蒲中詩人楊巨源善。日課為詩。傳奇言土。發其書  
於所知。今亦同其說。土所。昔。陽。日。所。為。雀。珠。詩。一。地。凡。是。數。端。有。一。於。此  
可驗。決為微之無疑。况於如是之衆耶。然必更以張生者。豈元與張受姓  
命氏奉同所自出耶。張姓出黃帝之後。元姓亦從微高祖後代。後魏有國

永樂大典卷二十七百四十二

九

以姓元。僕性善討論。考合。同。異。每。聞。一。事。隨。而。未。見。或。可。見。而。不。同。如。足  
礫之在懷。必欲討問。歸於一說。而後已。嘗謂讀千歲之書。而探十歲之迹。  
必須盡見當時事理。如身履其間。絲分縷解。終始備盡。乃可以置議論。若  
各執一言一事。未見其餘。則事之相戾者多矣。又謂前世之事。無不可考  
者。持擊者觀書。少而未見爾。微之所遇合。雖涉於流宕。自放。不中禮義。然  
名筆風流餘韻。照映後世。亦人間可喜事。而事之錄此。特詳也。雖為避就。  
然意微而顯。見於微之。其他文詞者。彰著又如此。故又復抑揚。張而明之。  
以信其說。他時先所謂姨。鄭氏誌。文當詳載于後。微之古艷詩春詞云。  
春來頻到宋家東。垂袖開懷待好風。鶯。歲。柳。暗。無。人。語。唯。有。墻。花。滿。樹。紅。  
深院無人草樹光。鶯鶯不語趁陰巖。等閒弄水浮花片。流出門前綠  
郎。鶯鶯詩云。殷紅滅碧舊衣裳。取次梳頭暗澹粧。夜合帶烟籠曉日。杜  
丹經雨泣殘陽。依稀似笑還非笑。琴聲聞香不是香。頻動橫波。笑阿女。等  
閒教見小兒郎。離思云。自愛殘粧曉鏡中。環釵漫篸綠絲叢。須臾日射  
胭脂頰。一朵紅酥。欲飲。山。泉。散。漫。透。階。流。萬。樹。桃。花。映。小。樓。別。語。道  
書。懶。未。起。水。晶。簾。下。看。梳。頭。紅。羅。著。坐。透。時。新。香。子。花。紗。嫩。麝。塵。第一  
其嫌才地狹。少少訛慢最宜人。曾經滄海難為水。除却巫山不是雲。取

# 永樂大典

卷二七四二

次花叢懶回顧。半緣倚道半緣君。尋常百種花齊發。偏摘梨花與白人。今日江頭兩三樹。可憐枝葉度殘春。秦曉云。半欲天明半未明。醉聞花氣  
任聞鶯。娃兒撼起鐘聲動。二十年前曉寺情。古决絕詞云。乍可為天上  
牽中織女星。不願為庭前紅榴枝。七月七日一相見。相見歡心終不移。那  
能朝朝暮暮飛去。一任東西南北吹。分不兩相守。恨不兩相思。對面且如此。  
背面當可知。春風撩亂百芳語。况是此情拋去時。握手若相問。竟不言後  
期。君情决絕妾意已。參差借如死生別。安得長苦悲。憶春冰之將泮。何  
余懷之獨結。有美一人於馬曠。絕一日不見此一日於三年。况三年之曠  
別。水得風兮小而已。波。算在道兮高不見。那。別桃李之當春。親衆人之攀  
折。我自顧悠悠而若雲。又安能保君晴時之如雪。感破鏡之分明。親泪痕  
之餘血。幸他人之既不我先。又安能使他人之終不我奪。已馬哉。織女別  
黃姑。一年一度雙相見。彼此隔河何事無。夜夜相抱眠。幽懷尚沉結。那堪  
一平事。長遣一宵說。但感久相思。何暇覺相悅。虹橋薄夜成龍駕。侵晨列  
生憎野鶴性。進回。死恨天雞識時節。曙色漸曉曉。華星吹明滅。一去又一  
年。一年何可徵。有此迢遞期。不知死生別。天公隔是妬相怜。何不使教相  
决絕。惟憶云。今年寒食月無光。夜色才侵已上床。憶得雙文通內裏。玉

永樂大典卷二十七百四十二

十

龍深處暗聞香。花籠微月竹籠煙。百尺絲繩掛地懸。憶得雙文人靜後  
潛教桃葉送秋千。寒輕夜淺繞回廊。不辨花叢暗辨香。憶得雙文龍月  
下。小樓前後捉迷藏。山榴似火葉相兼。亞折埽牆半折簷。憶得雙文獨  
披襟。滿頭花草倚新簾。春水消盡碧波湖。深影殘霞似有無。憶得雙文  
衫子薄。鈿頭雲映退紅酥。贈雙文云。艷極誰含態。吟多轉自嬌。有時還  
暫笑。閒坐愛無慘。曉月行看墜。春酥見欲消。何因肯垂手。不敢望回青。  
夢游春云。昔歲夢遊春。夢遊何所遇。夢入深洞中。果遂平生趣。清冷淺淺  
溪。畫舸蘭篙渡。過盡萬株桃。盤旋竹林路。長廊抱小樓。門掩相回互。樓下  
雜花叢。叢邊繞。鶯鷺池光漾霞影。曉日初明照。未敢上階行。須移曲池步。  
鳥龍不作聲。碧玉曾相慕。漸到簾幕間。徘徊意猶懼。聞窺東面闔。奇玩參  
差布。隔子碧油糊。曉鈞紫金鏡。逡巡日漸高。影響人相礙。鷓鴣亂鳴。嬌  
娃睡猶怒。簾間倚兒起。先我送相詢。鋪設繡紅袖。拖張鈿裝具。潛裏翡翠  
帷。背光瑯玕樹。不辨花親人。空鴛香若霧。身同夜合偏。態似晨霞暎。臉  
桃破。風汗凝。連委露。最梳百葉髻。時世苦金感。重疊屢。於此似鈿頭。  
裙。翠二已。已玲瓏。合懽。懽。大顯。不鮮。妍。粉。薄。情。淡。衣。衰。故。敢。似。紅。杜。丹。  
雨。未。春。秋。暮。夢。魂。良。易。驚。靈。境。難。久。高。夜。望。天。河。無。由。重。沁。沂。結。念。心。

# 永樂大典

## 卷二七四二

所期。迨如禪頓悟。覺來八九年。不向花回顧。雜洽兩京春。喧闐眾禽護。我  
 到看花時。但作壞仙句。浮生轉經歷。道性老堅固。近作夢仙詩。亦知勞肺  
 腑。一夢何足云。良時是婚娶。當年二紀初。嘉節三星度。朝舞玉佩迎。高松  
 女。雜附韋門正。全盛出入多。懽福元云樂。天如賦之夢。游仙詩序云。斯言  
 也。不可使不知音者。知音者亦不可使不知樂天。知音也。音不歌。不使音  
 子如。即身斯言。三使其音。大抵悔既往。而惜將來也。云云。正謂此事非依  
 符蓋明矣。微之年譜。已未代宗大歷十四年。是歲庚之土。庚申德宗建中  
 元年。辛酉至甲子。興元元年。是歲庚之土。乙丑。正元元年。丙寅至癸酉。九  
 年。是歲庚之土。甲戌至己卯。十五年。十二月。未歲。庚子。王洋賦。庚  
 子歲。丁亥。推不能。即年。運作。庚辰十六年。是歲庚之土。二十二年。傳奇言  
 壬午。二十二年。未。迨。女也。在八年。十七。傳奇言。於今。上正元。庚辰十七年。天  
 年。己十七年。是歲庚之土。二十三。傳奇言。出。以天。詞。西去。所謂。天賦。不刊  
 是。止。京師。在。八。書。所謂。春。秋。多。廣。正。次。年。春。也。壬午。十八年。是歲庚之土  
 二十四。以中書判。第四年。授。校書郎。博。奇。言。復。歲。餘。道。亦。妻。身。於。人。土。亦  
 有所。發。按。述。之。作。微。之。身。卒。去。法。日。還。時。換。知。此。是。誤。校。書。郎。即。此。微  
 之。夢。游。春。二。記。初三。星。度。所。謂。有。所。安。之。言。同。癸。未。十九年。至。乙。酉。順。宗

永正元年丙戌。憲宗永和元年。是歲微之年二十八歲。中才識。兼。成。明。於  
 世。川。味。林。第。林。在。拾。遺。士。為。河。南。村。丁。亥。成。子。三年。是歲。微。益。有。所。大。已  
 且。四年。是歲。女。年。氏。年。二。十。七。庚。寅。五年。是歲。微。江。陵。士。曹。年。卯。至。甲。午  
 九年。是歲。唐。州。使。事。乙。未。十年。是歲。多。人。都。使。通。州。引。為。丙。申。至。己。亥。十四  
 年。是歲。微。就。州。長。史。為。信。部。員。外。郎。庚。子。十五年。是歲。微。移。宋。即。任。神。詞。部  
 郎。中。知。制。誥。年。且。穆。宗。長。慶。元年。是歲。微。輪。林。學。士。二。部。傳。郎。平。章。事。至  
 寅。二年。是歲。止。為。州。州。判。史。癸。卯。甲。辰。四年。是歲。微。移。宋。親。察。使。越。州。判  
 史。乙。巳。敬。宗。寶。曆。元年。丁。未。文。宗。大。和。元年。己。酉。三年。是歲。石。為。判。書。右  
 丞。規。改。罪。無。罪。度。使。庚。戌。年。亥。五年。是歲。微。年。五。十。三。高。調。蝶。戀  
 花。詞。夫。傳。奇。者。唐。元。微。之。所。述。也。以。不。載。於。本。集。而。出。於。小。說。或。疑。其  
 非。是。今。觀。其。詞。自。非。大。手。筆。孰。能。預。於。此。至。今。士。大。大。極。談。幽。玄。訪。奇。述  
 異。無。不。舉。此。以。為。美。話。至。於。倡。優。女。子。皆。能。諷。誦。大。畧。惜。乎。不。比。之。以。音  
 律。故。不。能。播。之。聲。樂。形。之。管。絃。好。事。君。子。極。歎。肆。歡。之際。願。欲。一。聽。其。說  
 或。舉。其。末。而。忘。其。本。或。記。其。畧。而。不。及。終。其。篇。此。吾。曹。之。所。共。恨。者。也。今  
 因。暇。日。詳。觀。其。文。畧。其。煩。繁。分。之。為。十。章。每。章。之。下。屬。之。以。詞。或。全。據。其  
 文。或。止。取。其。意。又。別。為。一。曲。載。之。傳。前。先。敘。前。篇。之。意。詞。曰。高。調。曲。石。蝶



戀花。句句言情。篇篇見意。奉勞歌伴。先定調格。後聽燕詞。麗質仙娥。生玉  
 殿。滿向人間。求覓九情。亂。宋玉牆東。流美盼。亂花深處。曾相見。容竟  
 歡。方有使。不來。浮名。致遠。輕分散。最恨。多才。情。久。淺。等閒。不念人。離  
 愁。傳日。余前所善。張君性溫茂。美風儀。寓於蒲之普救寺。適有崔氏孀婦。將  
 歸長安。路出於蒲。亦止茲寺。崔氏婦。鄭氏也。張出於鄭。其女乃吳派之從女。  
 是歲。丁文雅不善於筆。筆之徒。因大擾劫掠蒲人。崔氏之家。財產甚厚。惶  
 怯。不知所措。張與將之。業有善。請吏護之。遂不及難。鄭厚張之德。因師  
 以命。張謂曰。妹之孤遺。未忘提携。弱子幼女。猶君之所生也。豈可償恩哉。  
 今憚以仁兄之禮奉承。乃命其子曰。歡。昨次命其女曰。鶯鶯。出拜爾。久  
 之。崔辭以疾。鄭怒曰。張兄保爾之命。寧復遠嫌乎。久久之。乃至常服時容。  
 不加新飾。垂鬟淺黛。雙臉桃紅而已。顏色艷異。光輝動人。張驚為之。禮因  
 止。鄭傍。疑時。麗絕。若不勝其體。張問其年。鄭曰。十七歲矣。張生利以詞  
 導之。死不蒙對。終席而罷。奉勞歌伴。再和前聲。錦頭重簾。深幾許。綉  
 彎彎。看離朱戶。強出嬌羞。都不語。絳唇。香頰。掩酥。素黛。淺愁。生  
 粧。淡注。怨絕。情疑不肯。即回顧。媚臉。未勻。新眉。巧梅。英猶帶。春朝露。張生自是。意之。願  
 致其情。無由得也。崔之侍兒曰。紅娘。私為之。禮者。數日。笑問。遂道其衷。望日

紅娘。後至曰。郎之言。所不敢忘。崔氏族姻。君所詳知。何不因其媒。而求娶  
 焉。張曰。予始自提孩之時。性不苟合。昨日一席間。幾不自持。數日以來。行  
 志止。食忘飽。恐不喻。且暮。若因媒而娶。則數月之間。索我於枯魚之肆矣。  
 紅娘曰。崔之正順。自保。雖所尊。不能以非語犯之。然而善屬文。往往吟  
 章句。怨慕者久之。君試為諭情詩以亂之。不然。無由得也。張大喜。立綴春  
 詞二首。以授之。奉勞歌伴。再和前聲。惱嬌娘。情不慣。不道看。看從得人  
 腸斷。萬語千言。都不管。蘭房。睡步。如天遠。廢寢忘食。思想。遍。頻有青鸞。不  
 比。憑魚。鴈。哀。馬。香。殘。論。健。健。春詞。一紙。芳心。亂。是夕。紅娘。復至。持綵。燭。以  
 授。張。目。崔。所。命。也。題。其。篇。云。明月。三五。夜。其詞曰。待月。西。廂。下。迎。風。戶。半  
 開。拂。牆。花。樹。動。疑。是。玉。人。來。奉。勞。歌。伴。再。和。前。聲。庭。院。黃。昏。春。雨。霽。一。縷  
 深。心。百。種。成。辜。繁。青。鸞。翼。暮。暮。來。報。喜。花。枝。微。諭。相。容。意。待。月。西。廂。人。不  
 寐。簾。影。搖。光。朱。戶。猶。慵。閉。花。動。拂。牆。紅。夢。墜。分明。疑。是。情。人。至。張。亦。微。諭  
 其旨。是歲二月十四日。夫崔之東。墻有杏花一株。攀援可踰。既望之夕。張  
 因其所踰焉。達於西廂。則戶果半開。良久。紅娘復來。連曰。至矣。至矣。張生  
 且喜且怯。心謂得之矣。及于至。則端服嚴容。大數。張曰。尤之恩。活我家。厚  
 矣。由是。慈母。以弱子。幼女。見。依。素。何。因。不。令。之。婢。致。送。決。之。詞。始。以。護。人

之亂為義而終掠亂而求之。是以亂易亂。其去幾何。誠欲獲其詞則保人之姦不正。明之母則背人之惠。不祥。是用因論短章。願自陳啓。猶懼尤之見難。因鄙靡之詞。以求必至。非禮之動。能不愧心。特願以禮自保。無及於亂。言畢。蹙然而逝。張自失者久之。復踰而出。由是絕望矣。奉勞歌伴。再和前聲。屈指幽期。唯恐誤。恰到春宵。明月當三五。紅影壓墻花。處處花陰。便是桃源路。不謂蘭誠金石固。秋袂怡聲。恁把多才數。惆悵空回。誰來語。只應化作朝雲去。後數夕。張君臨軒獨寢。驚故而起。則紅娘歛衾。拂枕而至。撫張曰。至矣。至矣。睡何為哉。並枕重衾而去。張生拭目危坐久之。猶疑夢寐。俄而紅娘捧崔而至。至則嬌羞融冶。力不能運。支體向時之端麗。不復同美矣。是夕旬有八日矣。斜月晶瑩。幽輝半床。張生飄飄然。且疑神仙之徒。不謂從人間至也。有頃。寺鐘鳴曉。紅娘促去。崔氏嬌啼宛轉。紅娘人捧而去。終夕無言。張生自疑於心。曰。豈其夢耶。所可明者。崔花臂香在衣。泪光荧荧然。猶瑩於前席而已。奉勞歌伴。再和前聲。數夕孤眠。如度歲行。為今生會合。終無計。止是斷腸。凝望添雲心。休得怨娥至。玉困花柔。羞木收泪。端廉双睫。不與前時比。人去月斜。疑夢寐。衣香猶在。粧留臂。此後又十數日。杳不復知。張生賦會真詩三十韻。未半。而紅娘至。因授之以貽。

崔氏自是復容之朝。隱而出。暮隱而入。同安於向所謂西廂者。一月矣。張生將往。長安。先以情喻之。崔氏宛無難詞。然愁怨之容。動人矣。欲行之。再夕不可復見。而張生遂而奉勞歌伴。再和前聲。一夢行雲。運暫阻。畫把染誠。綴作新詩句。幸有青鸞堪寄付。良宵從此無虛度。兩意相歡。朝又暮。不奈那鞭。暫指長安去。最是動人愁。怨處。離情盈把。終無語。不數月。張生復將於蒲。合於崔氏者。又累月。張生推知。崔氏善屬文。未索再三。終不可見。雖侍張生之意甚厚。然而未嘗以詞雅之。異時。獨夜操琴。愁弄悽惻。張竊聽之。求之則不復鼓矣。張生以文調及期。又當西去。當去之夕。崔恭親怡聲。徐謂張曰。始亂之。今棄之。固其宜矣。恐不敢恨。必也。君終之亦君之志也。又何必深感於此行。然則君既不憚。無以奉寧。君嘗謂我善鼓琴。今且往矣。既遠。君此誠。固令拊琴。鼓宛柔羽。木序不數聲。未音怨亂。不復知其是曲。左右皆歎。歎。崔扶琴。擁面泣下。流連。越婦。解所。遂不復至。奉勞歌伴。再和前聲。碧沼鴛鴦。交鴛舞。正恁雙栖。又遣分飛去。酒斡。贈言。終不許。後琴。請畫奴心。素曲未成聲。先恁慕。恁泪。凝情。強作宛柔序。彈到離愁。淒咽。度。絳腸。供斷。梨花雨。語且。張生遂行。明年。文戰不利。遂止於京。因貽書於崔氏。賦秋之詞。粗載於此。書曰。林苑未開。撫愛過深。春忠花勝。一合。口。特

五寸。致輝首膏唇之飾。雖荷殊志。誰復為容。伏承使于京中就業。進修之道。因在使安。但恨鄙陋之人。永以遊棄。命也如此。知復何言。自去秋以來。忽忽如有所失。至於夢寐之間。亦與秋感。嗚呼。離愛之思。惻然纏結。暫若尋常。幽會未終。驚魂已斷。雖半食如暖。而思之甚遠。昔日表初。因或同宴。處此有獲琴之挑。鄙無技藝之拒。及薦枕席。義感意深。懇切之情。永謂終託。豈期既見君子。不能以禮定情。松栢留心。致有自獻之羞。不復明侍中柳。致身永恨。全歎何言。僕若仁人用心。倘遂幽芳。雖死之日。猶生之年。或如達士畧情。捨小從大。以先配為醜行。謂要盟為可欺。則當骨化形消。并誠不泯。因風委露。猶託清塵。存後之誠。言盡於此。臨紙嗚咽。情不能作。千萬珍重。奉勞歌伴。再和前聲。別後思君。心目亂。不謂芳音。忽寄南來。鴈却寫花。煖和日卷。細書方寸。教伊看。獨寐良宵。無計達。夢裏依稀。暫若尋常。見幽會未終。魂已斷。半食如暖。人猶遠。玉環一枚。是鶯幼年所弄。寄充君子下體之佩。玉取其堅潔。不渝環取其終始不絕。兼致彩絲一絢。大竹茶合。碾子一枚。此數物不足珍。意者欲君子如玉之潔。弊志如環不解。洞痕在竹。愁緒縈絲。因物達誠。永以為好。心通身遠。拜會無期。幽憤所鍾。千里神合。千萬珍重。奉勞歌伴。再和前聲。別後思君。心目亂。不謂芳音。忽寄南來。鴈却寫

再和前聲。尺素重重封錦字。未盡幽閨別後心中事。佩玉彩絲。大竹茶合。願君一見。知深意。環欲長圓。絲萬繫。竹上闌斑。總是相思淚。物會見。郎人永棄。心馳魂去。人千里。張之友。聞之莫不聳異。而張之志。固絕之矣。歲餘。崔委身於人。張亦有所娶。適經其所。張求以外兄見。夫已諾之。而在終不為出。張君怨念之誠。動於顏色。崔知之。潛賦一詩。寄張曰。自從消瘦減容光。萬轉千回懶下床。不為傍人羞不起。為君憔悴却羞郎。然竟不之見。後數日。張君將行。崔又賦一詩。以謝絕之曰。素置今何道。當時且自親。還將舊時意。恰取眼前人。奉勞歌伴。再和前聲。夢覺高堂雲雨散。十二巫峯隔斷相思眼。不為傍人移步懶。為郎憔悴羞郎見。青真不來。孤鳳怨。路大桃源。再會終無使。甚恨新愁。那寄遺。情深何似。俱情淺。逍遙子曰。樂天謂微之。能道人意中語。僕於是益知樂天之言為當也。何者。表崔之才。華苑美詞。彩艷麗。別於所在。賦書詩。彰畫之夫。如其都愉淫冶之態。則不可得而見。及觀其文。賦。飄然。勢華出於人目前。雖丹青摹寫其形狀。未知能如是。且至否。僕嘗探撫其意。撰成跋于詞十章。示余友河東白先生。先生曰。文則美矣。意猶有不盡者。胡不復為一章於其後。且其追張之與崔。既不能以禮定其情。又不能合之於我。始相遇也。如是之為。終相失也。如是之違。



# 永樂大典

卷二七四二

必及於此則全夫分應之日。先生真為文者。夫言必欲有始終。歲成而後已。天祇靡靡之詞。止歌其事之所可歌。不必如是之備。若夫聚散離合。亦人之常情。古今所共惜也。又况崔之始相得而終至於相失。豈得已哉。如崔已他適。而張詭計以求見崔。知張之意。而潛賦詩以謝之。其情蓋未能忘者。夫樂天曰。天長地久有時盡。此恨綿綿無盡期。豈獨主彼者耶。予因命此意。復成一曲。綴於傳末。鏡破人離何處問。路隔銀河歲會知。猶近。只道新來消瘦損。玉容不見空傳信。棄擲前歡俱未忘。豈料盟言成頓無憑準。地久天長終有盡。祥輝不以無窮恨。

## 韓琦妻崔氏

宋韓魏公安陽集賢夫人崔氏事迹。與崔旣丞請為行狀。夫人姓崔氏。其先姜姓。齊穆伯食

米於崔。因以命氏。自穆伯二十九世而至漢泉萊候業。居東武城。為清河郡。自業二十世而至後魏。魏七兵尚書休始。號大房。自休十四世而至石晉。左拾遺周度。在兗州。慕容彥超篡。彥超叛。死節。周度贈秘書少監。即夫人之曾祖也。祖汝礪。皇任左班殿直。贈兵部侍郎。父立。皇任工部侍郎。致仕。直道能政。縉紳宗仰。崔氏自唐以來。為承冠甲族。與盧李鄭數家相為婚。姻它族不得預。夫人曾祖母祖。母猶皆盧李二姓。故世高其門風。夫人即

侍郎之第五女。柔靜端潔。幼有成德。女功之事。莫不臻極。年二十一而歸于韓氏。逮事琦所生秦國太夫人胡氏。能盡婦道。秦國寢疾。躬侍湯劑。夙夜不懈。及其亡也。號慕以奉几筵。訖于哀。喪無一不如禮者。韓氏內外族屬多而素貧。孤遺者眾。夫人天性仁賢。義隆孝睦。極意存育。常若不及。親為婚娶者幾二十人。雖登竭家貲而不顧也。其於待已。則躬履儉約。恬然無欲。服用粗備。不求過飾。琦未參侍從之前。俸尚薄。久官京師。夫人雖一釵之微。未嘗在首。時質緡錢以濟諸親。琦每賑給宗族。暨周人之急。夫人必欣然贊助。惟恐不充。此天下之共知。而婦人之尤難也。又治家嚴明。事無細大。處治條理。皆有法度。閨門之內。猶官府然。故琦畧無私室之慮。而得專心公家者。夫人之力也。凡歲時祖宗之祀。夫人必先朝嚴禱。或悉精至酌薦之。且禮極恭恪。如是者三十餘年。六親師服之。父母之亡。推致過甚。哉不能生。以至圖象嚴事。至於終身。與諸姊妹友愛。獨為情禮。養至雖在頽沛。未嘗忘也。夫人始封壽安縣君。進安原郡君。安原樂安二郡夫人。安國夫人。嘉祐七年春。未得疾。背脇痛。臥起為使。醫者言氣血耗。下之當愈。故時以藥宣治之。而不能去。涉夏秋之交。受為世注。日以況劇。九月三日而亡。上與中宮聞之。皆遣尚宮臨奠。賜增加等。夫人介謹純直。待

人以至誠平生無一妄言善書札體法甚老殊無婦人氣格好讀諸史氏  
書樂知歷代興亡治亂之事時作篇章有理致然以為非婦人之事雖至  
親不得見也臨事取捨判斷有剛毅大丈夫所不能為者嘗曰我遇小事  
則膽薄多驚若處大事知義所在雖死不怖也平居散於左右必與下房  
者均琦嘗恠問謂宜少有差等夫人曰我性好平不欲使人見有輕重厚  
薄庚雖久而視家事不倦待宗親益周琦嘗勸譬之謂非順養之理乃慨  
然曰此我平生所存宜至此可變也唯死然後不能為也其用心如此三  
子長忠彦光祿寺丞次端彦大常寺太祝次良彦秘書省校書郎早亡五  
女長不育次通許州司戶參軍王景脩次二女早夭次尚幼夫人慈愛至  
厚其待非所生者過於已出嗚呼夫人內行高絕如此之著恐雖當世賢  
婦人少能備者今取十一月二十九日墓於相州安陽縣  
豐安村祖墳之次塘有銘故親筆具大祭以俟實錄焉

### 包總妻崔氏

宋史列女傳崔氏合肥包總妻總樞密副使樞  
之子早亡惟一稚兒樞夫婦意崔不能守也使

左右者其心崔遂垢淨泣出堂下見樞曰爾天下名公也婦得面媿獲執  
幹除之事幸夫况敢行家子生為包婦死為包鬼誓無他也其後樞兒亦

永樂大典卷二千七百四十二

十六

卒母呂自荆州來誘崔欲嫁其族人因謂曰喪夫守子子死孰守崔曰昔  
之留也非以子也舅始故也今舅沒姑老矣將舍而去乎呂怒詛罵曰我  
寧死此決不獨婦須爾同往也崔泣曰母遠來義不畜使母獨還然至荆  
州僕以不義見也必絕於尺組之下願死還包氏遂皆去母見其誓必死  
卒遂  
包氏

### 孫廣妻崔氏

鄭鄉鄆溪集崔夫人墓誌銘 夫人在氏初歸  
大石孫君君諱廣樂安郡王漢韶之後也以故

王孫氣義喜俠盡耗其家資夫人未嘗靳一豪及孫君卒夫人孤居益貧  
挈二稚兒入京師依姨氏久之姨又卒夫人撫二兒以泣曰吾不忍兒之  
無以賑也乃再歸於高靈趙君二兒地得成立長曰勉遂中進士第季曰  
適尤能苦學朋友推譽之夫人歸趙氏二十六年至其亡如初婦也趙君  
性高嚴而夫人能以禮順之諸子不一出而夫人能以愛均之門內族居  
數十而夫人能以和處之見諸子之為業有所進則喜曰吾持心平是必  
有陰報在吾子也歸趙氏初生一女適亡其家婦有遺孫已數歲夫人即  
致已所生於侍者而自收乳其孫侍者不謹所生竟不毓夫人亦無悔言

聞者皆歎伏以為不可及夫人之早年五十七以趙君登朝封女安孫君趙君諱扶任至也田負外郎後二年亦早夫人之考曰某郟州中都令母曰范氏乃御史中丞諷之女夫人於趙氏有三子某即俊卿皆舉進士以某年月日莖于某所相趙君之望將墓勉過皆來乞銘某曰子敢不銘哉銘曰卜之吉筮之入吉千萬年斯安此室

### 杜負外妻崔氏

宋范忠宣公某比部杜君夫人崔氏墓誌尚書比部負外郎杜君名某之夫人在

氏以某年某月某日卒于其子九州定城縣令儀之官合葬寧二年四月某日比部君舉夫人之喪莖于某所將墓夫人之弟象之狀夫人之行以未于銘象之命之執友也故不得辭而銘之按崔氏之先出於齊丁公之後食采於宜司以為氏積二十八世而至漢東萊侯某又二十三世而至後魏七兵尚書休休之弟宣分為大小二族大崔之裔至唐元威冠于諸姓又十二世至夫人之曾祖諱某為周兗州從事以慕容彥超之致說以大義不脆而死周祖嘉之贈秘書監錄一子官為殿直殿直諱某累贈某官主工部侍郎諱某以清德銘行顯于皇朝累贈工部尚書夫人即尚書

永樂大典卷二十七百四十三

十七

之長女也少而賢忠為父母所鍾愛年十九尚書聞比部君有俊譽遂以歸之事舅姑至孝曲盡婦道登姑福昌君以嚴馮治內人不堪其勞而夫人奉順益謹諸姑方年少頗加諧謔而夫人引咎不較及其出適必登奩素以資之有喪夫而歸者撫之彌厚福昌君感疾累年手足不能自舉飲食鹽椰皆伴夫人為之而未嘗有倦色及居喪哀毀動人有古孝婦之風歲時祭祀必親共薦羞極於精潔平居好讀經史佛書既曉其義亦必終身行之履所為歌詩皆有清思善教諸子而均其撫養人莫知其有嫡庶焉以比部君登朝封萬年縣君改封壽安晚年人以季妹為相國韓公元配恩加冠帔時內外姻族多以華侈相尚獨夫人布素自若左右或羞之夫人曰婦人之服當視夫之爵秩豈宜過奢自取失禮邪既後疾謂諸子曰吾其終于吾所遺汝曹者清白孝謹而已無他物也歛送之具悉使預備遂瞑目誦佛而逝享年七十有二嗚呼幼為淑女長為賢婦其老也能盡為母之道其終也能順性命之理可謂德之全而人之難夫子八人長曰偉也州軍事判官次即儀也皆廉直有吏能次儀試將作監主簿次任早卒次偕任僊任皆某文未仕女三人長適內殿承制張瑛次適大理評事張及孫次適應茂材吳等科張績諸孫及曾孫十人銘曰夫人之德生與



性供孝于家及以及舅姑古人之難我獨有餘積善之報福慶以隆壽夫今于順理而終納銘于壤以吉無窮

### 崔春娘

甚晚約為夫婦偕諧城隍廟誼盟居數年嘗宿其家崔亦

堅意合好不復納他家已而臨連獲那舉有媒約來為議娶富家望神臨深念半世困於書生苦貧為累若更聘一倡兩窮相守何時可蘇今幸會此姻當不終否彼安盟無質何足恤哉乃備禮納米不令崔知將成昏或以吉崔崔走僕邀臨至責其負約臨猶諱云馬有是事說者妬我二人耳勿輕聽妄言崔曰君嘉期已定卜用某日謂我真不知抑不然可同謁城隍以驗之臨既嫌於心不願行而辭不得先強往馬崔拜泣而訴曰春娘昔與張臨立誓於大神有介盟者明神恤之不意臨見利忘義欺人罔神神如有靈乞垂警治臨即投果仆地某不能言但悔懼轉頰與送家數日而

辛以卷廿  
新在青說

## 永樂大典卷之二千七百四十二

永樂大典卷之二千七百四十二

十八

# 永樂大典

## 卷二七四三

重錄總校官侍郎

田高

德

學士王翺景律

分校官諭德日振居正

書寫監生日許

溫

園點監生日周

芬

日曹

志